

廉署大地震 執行處一姐離職 2016/7/7

只需每月贊助  
**\$200**

以 PayPal 付款

其它付款方式



立場

新聞

STANDNEWS

2016年9月14日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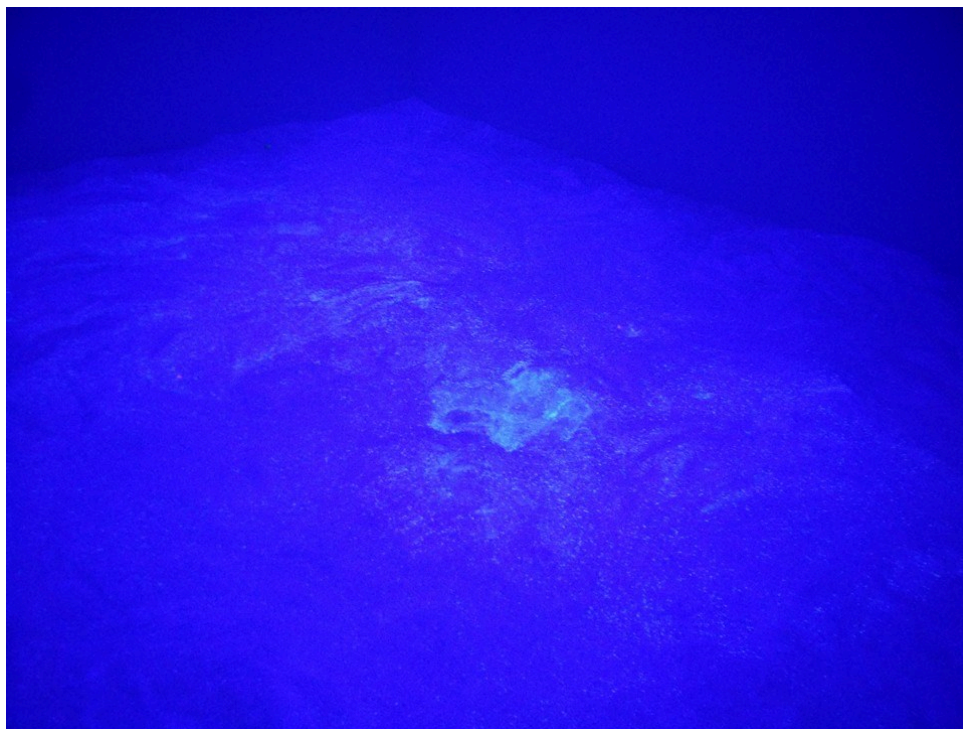


吉暎水

多用途文字生產器

## 那時那地那展覽——談浸大視藝畢業展2016

2016/5/31 — 14:27



李穎儀的《擱淺》（局部）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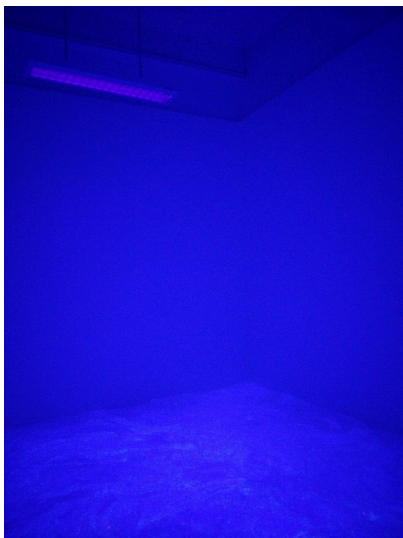
我雖然浸大畢業，但不是唸視藝出身，卻自畢業那年起，每年到啟德校園，看年度畢業展。從當初的「搵朋友」，到今天的「工作需要」，一年一年寫下去，不經不覺已五年。我也由剛入社會的菜鳥漸漸向老鳥那邊走去，而畢業展上的藝術家，仍然是那天那群剛走出校園的學生。

這些年來，我開始找到藝術形式的偏好，關注的方向，尤其去年越後妻有和今年瀨戶內藝術祭的經驗，叫我更沈溺於場域特定 (site-specific) 的偏執。然而，喜好與口味，從來就沒有客觀。與其說是一種偏見，倒不如話我願意相信，終於找到跟別人不一樣的偏愛。

2016年，走了一圈浸大視藝畢業展，實在沒有太多令人留下深刻印象的作品。九十三件作品，當中不少是物料轉換的實驗，例如：汗水造成的米粒、雞蛋衣造成的微型包裝造型等等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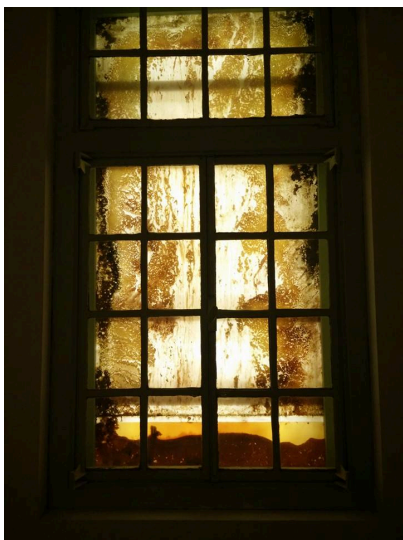
場域特定的作品不多，大概也是造成失望的其中一個原因。今年大部分作品放置於室內，就像跟一般畫廊的分別不大，缺乏一種校園展覽獨有的親密情感。去年好些作品反映學生與校舍的關係，令作品不單是「陳示」於某處，更是一個關於人與空間建構關係的宣言。今年，很可惜，沒有，一件類似的作品都沒有。

萬般不是，但也有一些印象留下。李穎儀的《擱淺》和詹响嵐的《整體》，特別抓住我的心神。兩個作品很多相似之處：它們分別佔住一個獨立房間，參觀者可以走進作品裡面欣賞，兩者都涉及嗅覺的元素，創作的媒材均由日常物再發現出來。



李穎儀的《擱淺》

李穎儀發現洗衣粉中的螢光顆粒成分，將房間佈置成黑盒，光管換成紫光燈。鋪滿地板都是洗衣粉，螢火顆粒在紫光燈下粒粒分明。打開簾子，強烈的洗衣粉味撲面而來；面前白地板閃著點點藍光，像是沙子和星空的混合體。當我走在其中，行經之處，粉粒移動，折射的光線也因而改變。所謂《擱淺》，就如我們雙腳藏於粉末中，在作品裡面的舉步為艱。



詹响嵐的《整體》

又，詹响嵐以發黴麪包做實驗，將麪包塗在光面板上，任其發酵，變色變形變味。推開老舊的木門，房間所有窗戶都加上這些「發黴玻璃」。微微的橙色，篩過窗外的陽光，滲入房間。我可以想像，一日不同時分，景色都不一樣；隨著展期倒數，發黴的程度亦會愈來愈嚴重，或者見到的不再是橙色，而是嚴重黴黑，看不見窗外光線。《整體》展出的不是「成品」，而是過程，猶如畢業本身充滿著未知與不確定。

每次分享上述兩項「我的最愛」，總會聽到不少質疑的回應。針對前者滿地的洗衣粉，到底要如何清理（物質過剩不就是藝術家探討的議題嗎？）；入內參觀要穿著膠袋鞋套，造成環保爭議（藝廊展覽建一堵牆然後拆掉，不也是同樣浪費嗎？）等等。後者則以發黴之名培養真菌為實，擔心對人體有害（已向科普人士求證，只要不作皮膚接觸，與真菌共處一室，對人體無害）……兩個作品都「不知道有甚麼意思」，媒材取自日常，實驗為做而做……（難道就不可以為實驗而實驗、為藝術而藝術嗎？）

畢業展對於一個視藝學生而言，不過是創作生涯的其中一點。三四年的修業，你期望有多少人能夠完備地呈現自己的所思所想？與其要他們牙牙學語地「批判土地問題」或者「反擊染紅日子」，我寧願駐足留意他們大膽實踐他們的好奇。走出校園，他們將會面對更多關於實際操作的質疑，唯有學校可以包容學生的奇怪嘗試。

或者今天，畢業生未必立時通過實驗找到未來的路向，但這都是他們在那時那地的執著和衝動。要看成熟的藝術品，大可不必到畢業展裡尋；在這裡要找的，反而是古怪新奇的點子，哪怕作品並不完全。

© 2016 立場新聞. All rights reserved.

[關於我們](#) [客戶查詢](#) [技術支援](#) [私隱](#)